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温柔的陷阱

【美】梦娜·罗伯斯 著

（香港）杨贾郎 亚七 编译

中國文壇名流紀念

溫家的隱晦



温 柔 的 陷 阱

〔美国〕萝娜·罗伯斯 著

杨贾郎、亚 七 编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温柔的陷阱

〔美〕萝娜·罗伯斯 著
(香港) 杨贾郎 亚 七 编译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印张 93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福建第1次印刷

印数: 1—10,700册

ISBN 7-5059-0872-3

I·608

定价: 1.70元

第一章

计程车快速驶离交通繁忙的机场。路易士安那的酷热紧紧地包围着蒿华，使她长吁了一声。象牙色的细质衬衫贴粘在背部，她不由得移动了一下身子。望着车外，她觉得虽然离开了两年，但七月的阳光却一点也没有改变。车子离开新奥尔良市中心朝南驶去。蒿华深深感觉，在过去的两年中，除了自己完全不同外，这周围的一切并无丝毫变化。路两旁的树枝上依然布满了西班牙青苔，把这炙热的午后蒙上了一层梦样的碧绿，浓郁的花香也依然飘荡在空气中，四周的气氛很容易使人慵懒下来，差一点让她忘了过去两年在曼哈顿的日子。她陷入了沉思，无意识地伸长脖子，看了看路弯树荫下的小湖。心里想，我是不一样的了，我已经长大了。

当初离开新奥尔良时，她还是个天真开朗的二十一岁女孩，而现在又长了两岁。比起以前，她觉得自己成熟得多。身为《新潮》杂志时髦编辑的女助理，她必须得学习如何应付发稿的繁忙，如何安抚喜怒无常的名牌模特儿，以及如何在忙碌生活的夹缝中安排个人的生活。除此之外，她还要学习如何在陌生的人群与环境中周旋突破。如今，她已经忘了初至纽约独自咀嚼乡愁的痛苦，她也忘了当初那种孤独无助毫无安全感的情景。蒿华·拉克茜不只是从单纯到具体地改变了自己，而且已完全能适应新的环境，而不再是一个南方小镇的单纯女孩。她这次回家并非度假而是负有使命的。

想到这里，她下意识地吧双臂交叉在胸前，紧紧地环住自己。

计程车司机可以从后照镜中，瞥见一头长及肩部的淡褐色卷发披散在一个匀称的瓜子脸四周。大致说来，这位乘客的脸部轮廓很优雅，却隐约地刻划了许多尖锐冷酷的线条。棕色的大眼睛无目的地注视着前方，丰满的嘴唇上无一丝笑意。司机先生似乎可以断定，这是一张胜利者的脸。不顾司机的窥视，蒿华继续皱着眉头，被脑海里阵阵澎湃思潮所包围。眼前的景色因而愈来愈模糊，最后终于在她视觉中消失。

她疑惑着，一个四十七岁的女人怎么可能如此天真？会不会是自己被愚弄了？妈妈一向都是不切实际而富于幻想。她愤愤不平地想着，这一切都是“他”的错。当一股怒气在心中涌起时，她瞪起眼睛，皮肤也由白变红。路克·包尔——蒿华念着这个名字——一个成功的小说家，也是一个成功的剧作家。然后她又接了一句，但也是个鼠辈。她手里拧转着一个皮制的袋子，下意识地想扭断他的脖子，一个三十五岁的鼠辈。蒿华继续想着，你与我母亲之间的恋情就快要结束了，我千里迢迢赶回来，就是要使出种种手段使你离开，我所要做的也许是好言相劝，也许是不择手段。

蒿华往椅背靠了靠，撩起一绺掉在前额的卷发，她想，从此以后，他只能去研究他的书而不能研究我母亲了，但首先必须把他赶出母亲的生活中。她又皱起眉头，想起过去三个月她与母亲的通信中，路克·包尔这名字几乎出现在每一张香喷喷的信纸上。他是如何如何地帮助母亲整理花园，带母亲去看电影，帮母亲修补东西，他逐渐使他在母亲的生活中重要起来。

起初，蒿华并不太在意路克。因她一向清楚于母亲对人的热情，和她那风韵犹存、楚楚动人的外表。而事实上，蒿华已因自己的种种生活问题忙得昏天黑地。对她母亲，她也只有叹气作罢。她的思潮很快地飞到麦克·伯尔摩身上——一个讲求实际，才华横溢，可靠自负但自私自利的麦克。当想到她是多么笨拙地把他俩的关系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一朵朵的愁云便向她压下来。她伤心地想着，他所应得的远要比我能给的来得多。当麦克需要她的时候，无论在心灵上或肉体上，她都没有让自己坦露出来，不愿意或者说是不能够让他随心所欲。她用甩头想逃避开这种不开朗的情绪，提醒自己，虽然她与麦克失和，但在事业上她却大有进展。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新潮的流行世界是迷人的、优雅的，似乎总是一小群漂亮的人，华丽地从一个宴会转到另一个。蒿华对于人们这荒谬的错觉感到可笑。她所知道的真象是个什么情景呢？事实上，这个圈子是疯狂混乱而低级的，其中充斥了一些庸俗的艺术家，一些眼高手低的模特儿。还要经常应付发稿的繁忙工作。而我却能把每一件事都料理得很好，她这么想着，很自然地挺起了胸膛。蒿华·拉克茜再也不怕困难工作的挑战了。

她的思潮，经过一个U字型的大回转，重新回到路克·包尔身上。每当她母亲在信中提起他时，总是用一些很感情化的字眼，而且他名字出现在信中的频率实在是太高了。三个月以来，蒿华对她母亲由关心而转变成耽心，最后她觉得她必须采取行动，于是她决定请假回家一趟，以便保护她母亲免于受到伤害。

无论是文学或是女人两方面，路克都可以算是一个专家，而且都享有很好的声誉，但这对她并不起丝毫的阻碍作用，

她心里想着，我懂得如何照顾自己及母亲。母亲的弱点是太容易相信别人，她不喜欢看别人的缺点而只喜欢看 她乐意看的东西。此时蒿华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她的脸也开朗而明亮起来。我将会好好地照顾她，蒿华内心充满着自信。

通往童年居住地的路径两旁，种满了青翠的木莲树。当车子穿过一片片浓荫时，蒿华这才真正感觉到返乡的喜悦。她的家是一栋三层的优雅建筑，白色的砖墙，法国式的窗子，铁栏杆的阳台，像是镶了花边似的。房子的正前方有一道游廊，紫藤就在这游廊上姿意生长，爬到廊上的每一个角落。这一幢房子，那么古老且精雕细琢，却带有同一时代那种典型的高雅格调。蒿华觉得这房子配她母亲真是再适合不过，因为他们都是那么精致、虚幻又楚楚可人。

当计程车快驶到路径尽头时，她抬起头来看了三楼一眼，顶楼已经翻修一次改成四间套房。母亲称之为“客房”，而蒿华则名符其实地称为“出租房”。因为这些寄宿人在金钱上的资助，才使得这房子能保存得完整无缺。蒿华从小跟这些房客生活在一起，所以能很自然地接纳他们。可是现在，她皱起眉头望着三楼的窗子。其中有一间套房住的是路克·包尔。当她跨出计程车时，她仰首对天发誓，路克·包尔住在这里的日子不会太久了。她狠狠地默念着。

当她付完车费的时候，很自然地朝着单调、低沉的砍伐声望去。在房子旁边的院子里，一丛山茶树的后面，一个男人正欣着一棵枯死的老橡树。他上身裸露着，下半身穿了一条很舒适的牛仔裤。汗珠滴滴闪烁在肌肉结实的古铜色背脊与手臂上。他的头发是深棕色的，汗淋淋地卷曲在前额及脖子上。

他看起来稳重精明而充满自信。他扎实地站着，毫不费力地挥动斧头。虽然看不出他面部的表情，但她知道他以此为乐：炙热、汗水及挑战。计程车驶离开，她依然站立在小径上，欣赏他那种粗犷的阳刚美及干净利落的动作。他一用力，斧头就嵌入树心。几个月以来，除了看见一些男人在中央公园作慢跑运动以外，她没有见过如此粗线条的动作。看着斧头一起一落和一紧一松的肌肉，她翘起嘴角，油然生起一股赞叹之意。斧头、树，和这个男人构成了一幅完美的画面。蒿华沉醉在这纯朴的美景里。她向着他大声打个招呼。

他举起手擦掉前额的汗水，同时转身向她。太阳从他后面照射过来。他背着阳光，蒿华无法看清楚他的脸，只见一束光圈围在他四周，映出一个高挑的身躯及浓浓的卷发。他看起来不象个凡人，她这么想着，象是古世纪象征男性美的神。当她端详他的时候，他把斧头倚放在树根旁，朝着她走过来。他走路的样子，好象是很习惯于行走在原始的砂石上或草地上，反而不习惯踏在文明的混凝土马路上。到目前为止，她还是看不清他的脸，也看不透他真正的形象，只能由轮廓猜出他是个强壮的男人。蒿华内心兴起一阵莫名的恐惧，她荒谬地觉得自己成了暴露在阳光下的箭靶，任人攻击。她举起手挡刺眼的阳光。

被他那清晰的肌肉线条所吸引，蒿华微笑着说：“你干得真漂亮！”她没有觉察到自己所穿的三件式套装及细小的双手，与眼前这个画面多么不相称。“我希望你不介意有我这个观众。”

“当然不介意，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对砍树这种事发生兴趣。”他的声音很清晰地带出每个母音，而没有路易斯安那的口音，当他的脸从阳光阴影中露出来，蒿华惊愕了一

下。那是一张窄而长的脸，下额有几道深痕。他留着胡子，胡子的造型更加强了脸部的刚阳之气。他的眼睛是清澈的灰蓝色，在粗犷的浓眉之下，散发聪慧宁静的光芒。而这种宁静深深的眼神，似乎暗藏了无比的力量，足以使人迷惑。很快地，蒿华知道他是个很自信的男人。她开始因他直视感到不安，因为她很肯定，面对着她的这个男人，能够猜出她的心事。

她对着他说：“我敢说你一定有了不起的才能。”她认为他有点冷漠，但这不是因为没兴趣而表现出的冷漠。他一定也有热情，只是他很小心在意谁是接受他热情的人。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棵树这么巧妙地被砍倒下来。”她带着微笑又说：“不过，今天砍树实在是太热了一点。”

“你衣服穿得太多了吧！”他简单地回答。他的眼睛从她的上衣，裙子及穿着长丝袜的腿看下来，最后再回到她脸上。这不是一句蔑视的评语，但也不是赞美，而只是平淡的叙述句。蒿华看着他，心里却祷告着，千万不要因为他的这句话而脸红。

“我想我这个样子可能比较适合坐飞机旅行，而不太适合在大太阳底下砍树。”她话里的怒意却使他的嘴角露出笑意。蒿华伸手去提旅行袋，却在手把上碰到他的手。她象触电似地立刻把手缩回来，而且后退了一步。那股电力好象钻进她的指间，然后爆炸。她对自己这种不成熟的举止感到惊愕，她望着他那双沉静的眼睛，尴尬混乱的表情挤在她的眉宇之间，好一阵子才能挥开。她自觉可笑，但她努力让自己的心跳稳定下来。他可以看出惊讶、生气等各种表情在她的眼睛就象一面镜子，反映出她内在的起伏。

“谢谢你！”蒿华重新平静下来，说道：“我不想打扰

你的工作。”

“不急。”他很轻易地提起她那沉重的袋子。当他踏上平坦的台阶时，她在一旁跟着他。虽然穿了高跟鞋，她也只到他的肩头。蒿华往上瞄了一眼，看他曝晒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头发。

“你住在这儿很久了吗？”当他们走完台阶跨上游廊的时候，她这么问他。

“有几个月了。”他放下旅行袋，把手放在门把上。他停了一下，用非常关心的眼光看着她。蒿华毫无理由地咬紧双唇。“你比照片上可爱多了，小蒿。”接着又说，“比照片活泼，也比照片上动人。”他用力一转，门被打开了，然后他又提起了袋子。

蒿华从恍惚中清醒过来，跟着他进了屋子。“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她讶异地问。他洞悉得太快，这使她觉得迷惑而无法防备。

他把旅行袋放在一道白墙的走道旁：“你母亲经常提起你，她非常为你骄傲。”他用手指轻托起她的下巴，她因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不知所措。“你的美跟她不同。她的美比较温柔，比较没有侵略性，比较让人觉得轻松自如。我很怀疑你能否带给男人这种泰然的感觉。”他的眼光又回到她的脸上，发散着诱人的光芒，蒿华依旧木然地站着。她几乎可以感觉到他身上的一股热流已经感染她了。“她经常为你一个人在纽约而感到耽心。”

“一个人不能单独在纽约，这是没道理的。”她皱起眉头，撅起嘴唇。“她从来没有告诉我说她担心我。”

“她当然不会说啊！如果她说了，不是要让你担心她的忧虑吗？”他露齿而笑。

蒿华一直没有注意到，因为与他接触而带给自己的欢愉。“你好象对我母亲很了解。”她的眉头锁得更紧。那个迷人而又令人无法抗拒的笑容，让她想起一个人。象闪电一样，她惊醒过来。“你就是路克·包尔！”

“是的。”他的眉毛随着她高扬的音调挑了一下。他的头轻轻的歪着，好象等着另一句对他的评语。“你喜欢我最近出版的那本书吗？”

“我不赞同你最近那本新书的说法。”蒿华用轻蔑的口气回答。

“哦？”在他的语气里带着嘲弄与好奇的口吻。

“事实上，你是在这房子里写完的。”蒿华用力地说。

“小蒿，你不赞成我书里的道德观啰？”

“我怀疑你的字典里有道德这两个字！”她眼里满是怒意的回答。“不要叫我小蒿，除了我母亲之外，没有人能这样叫我。”

“好可惜，这么可爱的一个名字！”他不经心地说：“你也反对那段恋情吗？”

“如果这段恋情是发生在我母亲与一个比她小十二岁的好莱坞剧作家身上，我不会认为这是段恋情，而会给它一个更恰当的名字。”蒿华因自己的话，而脸上阵阵发红。她面带严肃地站着。笑容也从路克的脸上消失。慢慢地，他把手插进牛仔裤口袋里。

“我懂了。你是不是能告诉我，你怎么称呼它呢？”

“我不会给它一个漂亮的名字。”她反驳道：“你应该知道我无法忍受你们这种关系继续存在。”她转过身想要离开他。

“难道你……？”他的语调带着一股凄冷。“难道你没

有听听你母亲的说法吗？”

“我母亲！”蒿华气极的说：“她太温顺，太容易轻信别人，也太天真了。”她转过身来重新面对他。“我绝不允许你愚弄她。”

“我亲爱的小蒿，”他慢慢地说：“你太自以为是了。”

在蒿华来不及反驳他之前，一阵高跟鞋的声音传来。蒿华沿着走道走过去跟母亲打招呼，并极力稳定自己急促的呼吸。

“妈妈！”她好像拥住了一把散发着芳香的紫丁香。

“小蒿！”她母亲的声音低沉而甜美，就如以往一样。

“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在这里？”

“妈妈！”蒿华又叫了一声，并离开母亲的拥抱，看看母亲那张玫瑰般迷人的面庞，奶油般细致的光滑肌肤，深蓝色的眼睛，挺拔的鼻子，以及温和浅红的嘴唇，和两个小小的酒窝。看着母亲的美丽标致，蒿华觉得应该对调母与女的角色。“你没有收到我的信吗？”她伸手把母亲散落的一撮金发拢到耳后。

“我收到了，但你说的是星期五才回来啊！”

“是啊！今天是星期五，但我以为你说的是下个星期五，哦……我的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安娜把这场混乱搞清楚后，对着女儿说：“来！让我好好看看你。”她往后退了一步，仔细打量蒿华。眼前修长美丽的女儿，让她想起年轻时的丈夫。已经寡居了二十多年，要不是看见女儿，她倒是很少想起以前的丈夫。“这么瘦！”她叹了口气问：

“你在那边吃得不好吗？”

“你看，又来了！”蒿华停顿一下，望着母亲温柔的线

条，带着几分骄傲和几分疑惑。怎么可能是一个快五十岁的女人？“你看起来容光焕发。”她对母亲赞美：“你一向都是神采奕奕。”

安娜开朗愉快地笑着。“那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她轻拍蒿华的面颊。“这里没有你那边那种吓人的雾气及令人讨厌的大雪。”蒿华注意到，每当母亲提起纽约时，都说“你那边”。“哦……路克，”安娜这时才注意到路克在一旁观望她们母女重逢的情景。她脸上露出笑容。“你见过我亲爱的小蒿了吗？”

路克转动着眼睛直到他与蒿华四目交接。他的眉毛轻扬了一下说：“是的，我们见过了。”他脸上的微笑对蒿华而言却像是拳击手套猛击她的脸庞一样具有侵略性。“蒿华和我可算是老朋友了。”

“是啊！”蒿华也以微笑回答他。“我们已经彼此熟悉了。”

“那太好了！”安娜高兴地说：“我希望你们两个能合得来。”她紧握着蒿华的手。“你要不要先浴洗一下，亲爱的，或者先来杯咖啡？”

路克依然带着微笑凝视着她，她勉强使自己的声音不要颤抖。“先来杯咖啡好了。”她这么回答。

“我先把你的旅行袋拿到楼上去。”路克再度提起旅行袋。

“亲爱的，谢谢你。”蒿华还没来得及拒绝他，安娜已经先说话了。“在你没有穿上衣服以前，你最好躲开戴奇小姐，否则你那身肌肉会让她吓一跳——戴奇小姐是我们的房客之一，”当她领着蒿华往前走的时候解释着：“是个甜美但有点害羞的女孩，她是个水彩画家呢！”

“哦！”蒿华含糊的应声，回过头看看肩后依然站着不动的路克，古铜色的皮肤映着发亮的头发，确有令人不敢逼视的神采。“哦……蒿华又应了一声调过头。

厨房依然跟蒿华记忆中的样子完全相同，宽敞、明亮，而且纤尘不染。伊莉，又高又瘦，站在炉子旁边。“你好，蒿华小姐。”说话时她并没有转过身来。“咖啡已经在炉子上了。”

“你好，伊莉。”蒿华走向火炉，闻着阵阵传出来的咖啡香。“闻起来真香！”

“是地道的蓝山咖啡！”厨师伊莉说。

“是我最喜欢的口味！”蒿华抬头望了望那张平庸的面庞，自言自语的说：“我想你们认为我下星期五才会回来吧！”

“我们是这样以为。”伊莉同意地说，并继续搅拌咖啡。

蒿华带着微笑亲吻伊莉粗糙的面颊。“近来一切都好吗？”

“马马虎虎吧！”她咕哝着，但从她多皱的面庞上可以看得出，她过得很好。她望了望蒿华，很快地下个评语。

“你好瘦！”

“大家都这么说。”她耸耸肩。伊莉从来不会赞美别人。

“那就麻烦你把我养胖点。”

“这不是太棒了吗？伊莉。”安娜小心地把一个装糖及奶油的小缸子放在厨房的桌子上。“蒿华将要在家里住上整整一个月，目前我们有三个房客，路克是医生，另外还有陶奇小姐和史勃顿先生。他也是个艺术家，但他不是画油画的。他是个有天份的年轻人。”

蒿华紧接着说：“路克·包尔也应该算个不凡的年轻人吧！”安娜倒着咖啡，蒿华就坐在她对面。

“路克确实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安娜带着骄傲的语气同意蒿华的说法。“我想你也读了不少他的书，也看过不少他的电影？他笔下的角色都是那么真实，那么生动。他写的爱情故事都是那么的飘逸，叫人沉醉。”

“有一部他写的电影里，有个赤裸的女人。”伊莉愤愤的抱怨着：“完完全全地赤裸着。”

安娜望着蒿华偷笑着。“伊莉认为今日戏剧的低俗，路克应负全部的责任。”

“他至少应负点责任。”伊莉不服气地说。

因为蒿华根本否定路克·包尔是个有道德观念的人，也就不在意她们的谈话。她也不想下什么断语，只是淡淡地说：“在他这种年纪，可以说是事业早成的人，他出版了一系列畅销书及许多受欢迎的电影……但他只有三十五岁。”

“我认为年龄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安娜沉着地说。蒿华极力地压抑着自己。“而且成功并没有宠坏了他。”安娜继续说：“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之中，最和蔼，最可爱的。他很大方地花时间来帮助别人。”她眼神里闪耀着光芒。“我实在无法告诉你他对我有多好，我觉得我自己是个重获生命的女人。”蒿华被咖啡呛了一下，伊莉赶快在她背上用力地拍打几下。安娜用怜爱的口气问她：“亲爱的，你没事吧？”

“没事，我没事。”蒿华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来稳定自己的声音。望着母亲真诚的蓝眼睛，她想了一个暂时避开这里的理由。“我想我该上楼去整理一下。”

“我上去帮你。”安娜也跟着站起来想自愿去帮忙。

“不，不用麻烦了。”她把手轻轻搭在母亲的肩头。

“我不会去太久的。我洗个澡换件衣服就下来，花不了一个钟头的。”蒿华希望能在这一小时之内把凌乱的思潮理出一个头绪。她朝下望着母亲那张滑润可爱的脸，反觉得自己像个百岁的老女人。“我爱你，妈妈。”她离开前亲吻了一下母亲的眉头。

蒿华一边走着，一边思索该如何拿出有效的办法。很明显地，无论她对母亲说些什么，都不可能改变他俩之间的关系。最后她决定，直接探求事情发展的根由，是她目前必须做的。她爬着楼梯，心里还想要找一个适当的形容词来形容路克，但她始终想不出任何一个卑鄙的字眼。